

媒介地理學視角下澳門文化遺產的電影化保護與發展

李亞青*

(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

摘要：在澳門這座長達四百餘年東西文化交融、多元信仰並存的小城，文化遺產歷史悠久，豐富綺麗。中西建築交相輝映的澳門歷史城區構成了澳門一道獨特的文化景觀，豐富多彩的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見證了澳門人民世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保護、研究和發展澳門的文化遺產，有助於促進澳門的文旅事業，提升澳門的城市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而電影在繼承與保護澳門文化遺產，宣傳澳門城市形象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本文首先從媒介地理學視角論述電影與澳門文化遺產的關聯，再談論澳門文化遺產電影化保護與發展的具體舉措，最後針對現有問題從媒介地理學角度提出策略和建議。

關鍵詞：文化遺產；活態保護；創新發展

Film-based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Geography

Yaqing LI*

(Academy of Cinematic Arts, Mac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Macao, a small city with over 400 years of East-West cultural fusion and coexistence of multiple beliefs, the cultural heritage has also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The Historic District of Macao where Chinese and western buildings complement each other, constitutes a unique cultural landscape of Macao. The rich and colorfu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Macao has witnessed the cultural tradition handed down by the Macao people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preser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cultural heritage will help promote Macao'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enhance the city's popularity as well 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film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inheriting and protecting Macao's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ng the city's image.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lm and Macao's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geography, then points out the specific measures for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cao's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film, and finally propose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geography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problems.

Keywords: Cultural heritage; Active preserv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收稿日期：2021年11月19日；通過日期：2022年03月14日。

*通訊作者：李亞青，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博士在讀，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講師，研究領域電影文化。

電子郵件：yqli@must.edu.mo；聯繫電話：+853-88972145。

0 引言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72 年 11 月 16 日在法國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文化遺產指的是「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保存價值，並經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指定或登錄之物品，可分為有形文化遺產和無形文化遺產」^[1]，即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根據該公約，物質文化遺產涵蓋文物、建築群、文化遺址、文獻資料、藝術工藝品等具有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的代表性實物。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非物質文化遺產指的是「人民世代相傳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以及與之相關的實物和場所」^[2]，包括傳統口頭文學、美術書法、音樂舞蹈、戲劇曲藝、民俗節慶等眾多類型。有形文化遺產是城市的外在名片，呈現城市的風貌，彰顯城市的歷史，凝聚市民的情感，增強身份認同，凸顯文化自信。無形文化遺產是城市的內在精神和氣質，具有豐厚的歷史、文化、藝術等價值，是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歷經時代的發展與社會的變遷，很多文化遺產逐漸毀壞甚至消亡，尤其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於不斷受到新興行業的衝擊，有很多已陷入瀕危。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護與傳承、創新與發展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顯得極其緊迫。

在澳門這座長達四百餘年東西文化交融、多元信仰並存的小城，文化遺產歷史悠久，豐富綺麗。中西建築交相輝映的物質文化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構成了澳門一道獨特的文化景觀，豐富多彩的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見證了澳門人民世代相傳的文化傳統。保護、研究和發展澳門的文化遺產，有助於促進澳門的文旅事業，提升澳門的城市知名度和國際影響力，而電影在繼承與保護澳門文化遺產，宣傳澳門城市形象等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

1 媒介地理學視角下電影與文化遺產的關係

「文化景觀」一詞源於西方文化地理學。1925 年，美國文化地理學學者卡爾·索爾 (Carl O. Sauer) 在其著作《景觀的形態》(*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一文中首次提出「文化景觀」這一概念^[3]，並將文化景觀與自然景觀做出詳細區分。他認為地理是自然景觀與文化景觀的統一，自然景觀是人類在某個地區可支配的自然資源的總和，文化景觀則是人類在該地區留下的印記及與其產生的聯繫^[4]。這一概念的提出啟發了與文化地理學一脈相承的媒介地理學與電影地理學對於「景觀」的研究。英國學者邁克·克蘭 (Mike Crang) 在《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 一書中，以電視和電影為例，描述城市空間與文化景觀如何在電影和電視媒介中得到再現，電影通過其獨特的視聽語言開闢了對城市空間與文化景觀全新的觀察渠道^[5]。美國學者斯圖爾特·艾特肯 (Stuart C. Aitken) 與利奧·索恩 (Leo E. Zonn) 在合著《地方、權力、情境與奇觀：電影的地理》(*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一書中指出電影是理解世界的媒介，電影尤其紀錄電影是對人類世界的表現。他們關注電影中呈現的人、空間和景觀，研究這些要素交織而形成的社會文化及政治關係^[6]。中國媒介地理學研究學者邵培仁認為文化景觀指的是「居於某地的人們為滿足其需要而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觀的基礎上疊加自己所創造的文化景物，既包括聚落、建築、服飾、器物等物質文化，也包括語言、音樂、宗教、戲曲等非物質文化。作為信息傳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實物傳播媒介還是現代的大眾傳播媒介，都是文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擴散載體」^[7]。可見，作為現代傳播媒介之一的電影是呈現和傳播文化景觀不可或缺的介質；作為文化景觀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化遺產為電影提供了景觀要素。電影藝術與文化遺產兩者之間「互為載體，融合共生」^[8]。

1.1 電影是呈現和傳播文化遺產的介質

媒介地理學認為電影「呈現地理景觀和想象世界」^[9]。電影獨特的視聽語言，在向觀影者呈現真實文化景觀的同時又在觀影者腦海中建構起虛擬的想象空間，從而產生比電影畫面更大的意涵，形成獨特的媒介地理景觀。城市物質文化遺產如高樓大廈、車站碼頭、街角廣場、地鐵公交、村莊院落、寺廟道觀、碑林陵園、祠堂牌坊、燈塔砲臺等建築空間，通過電影得以展示和傳播。電影《情緣廊橋》展示中國浙江慶元縣古廊橋，以故事片結合紀錄片的形式，展示當地民俗民情，喚醒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姜文導演的電影《讓子彈飛》以廣東江門開平碉樓為重要取景地，其中銘石樓是劇中男主角黃四郎居所的取景點。碉樓外觀高大堅固，建築風格中西合璧，形成了影片獨特的視覺效果。電影上映後引起了一陣「碉樓熱」，使得更多人開始關注開平碉樓和華僑文化，帶動了開平文化旅遊業的發展。同時，電影還是理想的非遺文化傳播工具，它能通過影像的方式紀錄和保存非遺。電影的視覺影像能夠動態立體地展現非遺文化；電影的敘事情節能夠新穎有趣地講述非遺故事；電影的科技手段能夠「具身」^[10]非遺文化，帶給觀影者臨在感和體驗感，從而而激發民眾對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意識。有許多電影在做這種探索，如《閃光少女》^[11]講述在西洋樂佔主導，民樂遭冷遇的某音樂附中，民樂系學生和西洋樂系學生之間的一場鬥琴，引導觀眾思考民樂在中國的發展現狀及其傳承問題；《百鳥朝鳳》^[12]鏡頭轉向被列為非遺的民間樂器——唢呐，展現唢呐技藝在工業化衝擊下舉步維艱、後繼無人的生存現狀。這些電影對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現有效地刺激了當地旅遊和經濟的發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故事的講述有助於喚醒非遺傳承和保護的意識。當然實現電影帶動文旅的長期穩步發展並不容易，有很多電影旅遊景點不過曇花一現。僅僅是表現非遺艱難的生存現狀也遠遠不夠對非遺進行保護和傳承，在影片的內容生產、製作方式、宣傳推廣、後續開發等環節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1.2 文化遺產是構成電影景觀的要素

電影地理學者大衛·克拉克（David Clarke）認為電影想像、建構和表達城市，現代人已經將城市景觀概念化為一種電影景觀。人們對洛杉磯、紐約、巴黎或倫敦等特定城市的理解及認知，基本上都是由電影塑造的^[13]。文化遺產是構成電影景觀的重要元素，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是電影景觀的場所和背景，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是電影故事的內容和素材。城市建築群等有形文化遺產為電影故事建構了背景和空間，民間傳說等無形文化遺產為電影提供了故事內容和創作靈感。我國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民間文學、民間音樂、民間舞蹈、民間美術、傳統戲劇、傳統醫藥、傳統手工技藝以及民間習俗等是電影創作寶貴的文化資源，既可以充當電影的故事主體，又可以作為故事的背景或點綴^[14]。有許多民間傳說和民間文學既是具有非凡歷史價值的非遺項目，也是極具影響力和傳播價值的經典 IP。電影圍繞這些經典 IP 展開敘事，能夠賦予非遺新的生命力，也是對非遺保護與傳承的有效探索，如基於古典名著《西遊記》改編的西遊系列電影之《西遊降魔篇》《西遊伏妖篇》《西遊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西遊記之大鬧天宮》以及動畫片《大聖歸來》等；根據神魔小說《封神演義》改編的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薑子牙》等；根據民間傳說《白蛇傳》改編的動畫電影《白蛇：緣起》和《白蛇2：青蛇劫起》等。這些電影以民間故事為原型，藉助文學 IP 強大的影響力，對非遺進行再開發，既獲得了商業成功，也獲得了內容口碑，更活化了非遺，延長了其生命力，堪稱電影與非遺完美結合的典範。

還有一些電影，並不專門講述某一種非遺項目，但是影片中的音樂、道具、佈景、服裝和化妝等都有非遺的影子，一樣也是在對非遺進行展現和傳播。如電影《嘎達梅林》雖主要講述的是蒙古民族英雄嘎達梅林率眾反抗日本侵略者和軍閥政府掠奪土地的故事，但影片也展示了國家非物質

文化遺產——蒙古族長篇敘事歌《嘎達梅林》^[15]，以及長調、馬頭琴、那達慕（蒙古族盛會）、搏克（摔跤）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充滿蒙古民族特色。非遺民歌《嘎達梅林》既是對英雄的讚美，也是影片的點睛之筆。電影《童年的稻田》講述生活在廣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縣 12 歲留守少女阿秋的成长故事。影片全部採用侗族語言對白，用平實的影像呈現原生態的侗鄉風貌，包括梯田、侗寨、鼓樓、風雨橋、鬥牛節、月也和大歌等侗族文化景觀。其中，侗族大歌與鼓樓、風雨橋並稱「侗族三寶」，於 2006 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侗族大歌舒緩的旋律和柔美的歌聲與影片中自然淳樸、和諧寧靜的侗寨生活完美融合，烘托了影片田園詩般的氛圍。電影《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是首部講述中國少數民族裕固族生活的電影，影片對白全部使用裕固族語言，對瀕危的裕固族母語傳承及保護起到保護作用。上述影片中的主要事件表面上看與非遺沒有直接聯繫，但都間接相關。非遺在這些影片裡以背景或點綴的形式存在，作為象徵或隱喻符號，不僅提升了電影的文化內涵和審美趣旨，而且勾連起集體記憶、身份認同、文化傳承等議題。

2 電影與澳門文化遺產

2005 年 7 月 15 日，在南非德班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 29 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澳門歷史城區」項目成功通過申報並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6]，成為中國第 31 處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境內現存年代最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的中西建築互相輝映的歷史城區，以澳門舊城區為核心，由 22 座位於澳門半島的建築物和相鄰的 8 塊前地組成，東起東望洋山，西至新馬路內港碼頭，南起媽閣山，北至白鴿巢公園。澳門歷史城區昔日曾是葡萄牙人居住的核心城區，眾多街道和「前地」（廣場）

把城區內的重要歷史建築連成一片，至今基本上都保持原貌。城區內的建築群風格統一，小城葡韻、中西合璧，充分體現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點。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不僅讓世界更加瞭解澳門，也為澳門提供了文化養分，大大增強了澳門人的本土意識與文化認同。

2.1 澳門文化遺產保護法案

澳門的文化遺產保護可追溯到 1953 年，當時的澳門總督史博泰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文物普查，統計建築文物數量等事宜。1976 年，澳葡政府頒布了首部文化遺產保護法令，對外發佈了首份受保護的建築物、建築群及地段的名單^[17]。2013 年，澳門正式頒布《文化遺產保護法》，對澳門文化遺產進行概念界定和政策保護。根據該法案，澳門文化遺產由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組成，物質文化遺產包括被評定的動產和不動產。「被評定的不動產」指的是紀念物、具建築藝術價值的樓宇、建築群及場所等建築文化；「被評定的動產」是指具有重要文化價值的動產，包括工藝品、書籍、照片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社群、群體及在特定情況下被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物件、手工藝品及文化空間」。澳門非遺主要分為五大類別：傳統及口頭表現形式；藝術表現形式及屬表演性質的項目；社會實踐、宗教實踐、禮儀及節慶；有關對自然界及宇宙的認知、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技能^[18]。根據《保護法》，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擬訂清單」和「制定名錄」的方式進行保護。「清單」是指通過普查和識別將具有保護價值的非遺項目首先列入「非遺保護清單」，「名錄」是指將清單中具有重要價值、社會影響力較大及保護狀況良好的項目隨後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19]，從而加強保護。截至 2020 年 6 月，澳門共有 70 個項目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20]，而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項目共有 12 個。

2.2 電影與澳門文化遺產的互動

電影與澳門的緣分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7 年美國愛迪生公司在澳門取景拍攝的半分鐘紀錄片《澳門風光》^[21]。影史百年，電影與澳門緣分匪淺，西方電影、香港電影、內地電影和澳門本土電影都以不同的方式呈現過澳門。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電影《澳門》將澳門描繪成一個同時擁有天使和惡魔兩張臉孔的「東方蒙特卡羅」。香港電影《友情歲月山雞故事》《濠江風雲》《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包》《撲克王》和《阿郎的故事》等展現的澳門總體而言離不開黑幫、賭博、色情等負面元素。內地電影《北京遇上西雅圖之不二情書》和《媽閣是座城》均在澳門取景拍攝，講述從內地移民澳門並定居在此的澳門移民的故事。在這些電影裡，位於澳門歷史城區的大三巴牌坊、東望洋砲台、亞婆井前地、議事亭前地、基督教墳場、崗頂劇院、崗頂前地、哪吒廟、媽閣廟等標誌性物質文化遺產建築群頻頻出鏡，澳門文化遺產成為銀幕寵兒，中西混合、小城葡韻的城市形象也不脛而走，但澳門文化遺產猶如浮光掠影般從這些影片中劃過，並不構成任何焦點，只是充當影片的背景板，澳門依然被刻板印象化為賭城。

澳門回歸後，在本地電影的鏡頭裏，澳門歷史城區是澳門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見證，城區內的橫街窄巷和古宅舊屋早與澳門人的生活融為一體，寄託著澳門人對家鄉的無限情感。這一類本地電影包括朱佑人導演的《堂口故事》系列、徐欣羨導演的《骨妹》、陳雅莉的《愛情沙漏》、陳嘉強的《過雲雨》、何飛的《愛比死更冷》以及範思澳的《帝皇酒店》等。透過這些本地電影，澳門更為多面的形象呈現於世。它們展現了澳門的城市風貌和地理景觀，也描繪了澳門的市井生活和文化空間，對於傳承澳門文化遺產和重構澳門城市形象有著積極意義。還有一些電影關注澳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又見蓮花》和《菜園街醒獅會》，分別聚焦澳門的非遺項目：木雕——

神像木雕^[22]和舞獅^[23]。《菜園街醒獅會》講述為慶祝澳門回歸十週年，澳門菜園街醒獅會的隊員勠力同心勇奪醒獅大賽冠軍的故事。透過電影的鏡頭，非遺舞獅的技術細節得以展現；透過電影的情節和對白，澳門舞獅人代代相傳的精神內核得以體現。《又見蓮花》是慶祝澳門回歸二十週年的獻禮電影，影片根據澳門回歸「盛世蓮花」雕塑創作者郭寶寨的採訪回憶創作而來，講述澳門神像木雕傳承人的故事。在這兩部電影中，澳門非遺是澳門人賴以生存的經濟來源和薪火相傳的技藝，體現澳門手工藝人勤勞質樸、溫良敦厚的性格特點與不忘初心的工匠精神。澳門文化遺產給這類電影提供了寶貴的生產空間和創作素材，賦予了這些電影獨特的澳門歷史文化內涵。

2.3 澳門文化遺產電影化保護與發展的舉措

文化遺產保護大致分為靜態保護和動態保護兩類^[24]。靜態保護是指對固化文化遺產例如老街、老宅、庭院、里弄、寺廟、牌坊等景觀進行靜態化保護，禁止在文化遺產空間及區域內進行商業和娛樂活動等。對文化遺產的博物館化保護也屬於靜態保護。動態保護則側重文化遺產的傳承層面，其核心是賦予文化遺產新的面孔和生命力，使之永續。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化遺產保護的對象、方式和主體都在隨之變動。保護對象既包括對固態器物的保護也包括對人的保護；保護主體從政府部門擴展到文化機構、企業以及個人；保護方式更是靈活多樣，與時俱進，如數字多媒體、網絡大數據、電影和電視劇等。電影通過特有的視聽語言方式來呈現城市，反映文化，從而動態保護文化遺產，尤其是紀錄片、動畫片、民族誌等電影類型。

文化遺產是澳門文化形象的重要代表，電影是澳門文化遺產傳播的重要手段和文化遺產活態保護的重要載體。除了立法、政策、合作、展覽等文化遺產保護舉措，電影產業的發展也有利於推動文化遺產從「固態保護」向「活態保護」轉變^[25]，

實現文化遺產可持續發展。回歸後，澳門政府積極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的活態化、電影化、數字化和科技化嘗試，近年來已經成功活化葉挺將軍故居、中西藥局舊址、海事工房1號館、沙梨頭更館、戀愛電影館、沙梨頭圖書館、冼星海紀念館等多處舊址。為了發展本地電影產業，實現影旅聯營，澳門政府從政策和資金兩個方面做出努力：通過相關政策鼓勵和培養本地電影人才，通過文化產業基金加大對澳門本地電影的扶持，鼓勵借助澳門中葡平臺的優勢，推動影視產業向外拓展。澳門文化局還推出電影長片計畫，鼓勵本地電影製作。中標長片拍攝計劃的個人及其團隊最多可獲 200 萬澳門幣的資助^[26]。此外，由澳門旅遊局和澳門影視製作文化協會共同舉辦的澳門國際影展暨頒獎典禮，自 2016 年首屆至今展映了總數超過 30 多部的澳門本地影片，包括長片、短片、紀錄片和動畫片等^[27]。由澳門文化局和戀愛電影館合辦的「中國與葡語國家電影展」也已經舉辦了兩屆。該影展專設「葡語國家電影」單元和「Olá 澳門」電影單元，聚焦葡語國家電影和澳門本地電影，不僅展現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語言、文化、商業、貿易合作與交流的平臺作用，而且凸顯了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和中西建築風格和城市風貌。這些舉措可見澳門政府發展澳門電影產業的決心及努力，對於澳門文化遺產的活化、文化旅遊的發展、城市形象的傳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3 媒介地理學視角下電影化保護與發展澳門文化遺產的策略

儘管澳門政府通過產業政策與政府資金雙管齊下來促進澳門文化遺產與電影產業的融合共生，但電影化保護和發展澳門文化遺產僅僅依靠政府支持還遠遠不夠，尚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澳門面積小，人口少，本地電影產業基礎薄弱，電影市場狹小，電影人才匱乏，本地的獨立製作

規模小實力弱，有影響力有口碑的優質本地電影並不常見。在電影工業力量尚且欠佳的情況下，要將電影與本地文化遺產結合起來，用電影來講好文化遺產故事並非易事。如果為了宣傳文化遺產而專門製作一部電影，影片很容易帶上說教和廣告的色彩，失去影片本身的質感。再者，很多電影在刻畫瀕危的非遺項目時，很容易淪為「賣情懷」——講述非遺傳人境遇淒慘，非遺項目後繼無人、風雨飄零的現狀等。這類內容和敘事往往無法激發觀眾，尤其是年輕觀眾對於保護文化遺產的興趣和熱情，相反，與時代發展節奏顯得格格不入，缺乏觀賞性和市場競爭力。

媒介地理學認為「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景觀，景觀的標誌性與特色化可以體現出不同的地區文化和地區差異。景觀的生產和消費正是對這些地區文化的生產與消費」^[28]。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其生產和經營環節都離不開某個特定的地理環境。「電電影生產的受眾定位具有不同的地理特點，不同的區域地理特徵會形成不同的電影經營模式」^[29]。電影的生產者和製作者都來自於某個地理環境，其電影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地方特色，如電影中所呈現的自然景觀、文化景觀以及電影中人物使用的方言等。觀眾樂意消費和心馳神往的往往也是這些體現地域差異的獨特文化。文化遺產是澳門最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景觀和資源，對其加以電影化開發對於活化文化遺產和促進澳門文化旅遊至關重要。然而，電影對澳門文化遺產的講述既不能脫離澳門文化遺產本身的地方文化屬性，又不能背棄電影敘事的趣旨。如何平衡澳門文化遺產內涵、電影藝術審美、傳播受眾接受度和市場競爭力幾個方面的關係值得深思。基於媒介地理學的電影生產與經營觀，筆者提出以下電影化保護與發展澳門文化遺產的策略：

第一，從電影創作的角度而言，深挖澳門文化遺產內涵，提升內容品質。澳門文化遺產資源豐富：澳門歷史城區是享譽全球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源遠流長，豐富多彩。這些有形和無形的遺產財富是本地電影創作難能

可貴的內容和素材。澳門歷史城區不僅是世界遺產所在地，也是澳門文化的發源地。許多歷史名人曾在這裡留下足跡，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也曾在這裡發生。這些都是極具價值的澳門電影文化資源，但目前尚無本地電影作品觸及澳門的這些歷史文化名人及事件。可見關注澳門文化遺產資源的電影創作者並不多，甚至有研究表明到澳門歷史城區的遊客數量遠低於去賭場的數量^[30]。澳門的文化遺產資源亟待發現。如何將對這些文化資源進行深度挖掘和創新轉化，打造本澳特色文化電影內容，彰顯澳門人的時代精神值得本地影人深思。

第二，從電影敘事的角度而言，加強澳門文化遺產與電影類型元素的融合，兼顧藝術審美和人文關懷。面對市場需求，很多導演更看重電影的商業性，熱衷於熱門 IP 改編，但忽視影片的藝術審美和人文關懷。《西遊》系列就曾多次翻拍，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功，但內容主題和審美趣旨都不算精良。文化遺產的傳播可以利用電影的視聽優勢，開發更多鮮為人知的題材，讓觀眾在潛移默化中關注傳統文化。電影《閃光少女》以愛情為線索，音樂為軀幹，融合 ACG（動畫、漫畫、遊戲）等當代流行文化元素，關注日漸式微的中國民族音樂；《又見蓮花》用喜劇類型講述澳門神像木雕傳承人的悲歡離合；《菜園街醒獅會》將武打動作糅進舞獅技術，使得醒獅比賽別開生面，精彩萬分。這些影片皆融合了多種類型元素，用「新瓶裝舊酒」的方式講述非遺故事，既不苦情，也不販賣情懷，富有人文內涵。除了博彩，澳門還有許多蜚聲國際的文化名片，如格蘭披治大賽車、國際音樂節、國際美食節、煙花節、龍舟賽、馬戲節等文化活動，這些都是可以與澳門文化遺產相結合的電影文化資源。電影《驚天魔盜團 2》就將視點延伸到了澳門的魔術名人翁達智及其工作室，展現了澳門「非賭城化」的一面，這或許能為本地電影類型開發提供新的思路。

第三，從電影宣發的角度而言，借助網絡渠道，加大傳播力度。多渠道的電影宣發模式有助於推廣電影，獲得商業成功，從而推廣文化遺產，

普及文化遺產教育。新媒體崛起的時代，越來越多的人喜歡並且習慣在移動設備上觀看電影，參與彈幕和在線討論，尤其是年輕受眾。他們成為了網絡文化的主要消費和傳播群體。非遺的傳播如果能通過網絡平臺，利用大數據優勢，結合自媒體、直播、遊戲等平臺加以宣傳和推廣，那麼既可以將文化遺產這樣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優質內容推廣給青少年群體，提高其文化素養，又能擴大非遺的傳播渠道，優化傳播效果。澳門「微辣」（Manner）是一家網絡影音製作公司，成立於 2013 年，主要製作微電影作品。微辣的短視頻作品多以澳門本土生活為焦點，以本土語言輸出，呈現本土文化，風格詼諧幽默，在社交平臺尤其澳門本土有非常高的點擊率，成為本地文化傳播的使者，某種程度上帶動了本地文化旅遊的發展。相對於電影長片，短視頻低成本高效率，成為當下年輕人追逐的媒介表達方式。如果將短視頻與澳門文化遺產相結合，對於推廣文化遺產教育和促進文化遺產的在地與跨域傳播等均具有積極意義。

第四，從電影衍生品開發環節而言，深挖電影 IP 價值，開發文化遺產創意衍生品。文化遺產不僅是電影創作的靈感來源，也能給電影帶來具有開發價值的衍生產品。包括音像製品、玩具、文具、服裝、飾品、遊戲、書籍、漫畫乃至主題公園、電影基地等在內的電影衍生產品可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產生巨大的盈利空間，具有很高的知識產權附加值，是實現影旅聯營和創新發展文化遺產的有效途徑。以文化遺產為主題開發的電影衍生品風格多樣，種類各異，體驗性強，沈浸感高，能讓文遺元素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在新的時代大放異彩。如伴隨著《我在故宮修文物》系列紀錄電影的播出，以故宮文物為原型的創意衍生品走紅網絡，人們爭相購買故宮創意產品並開始關注故宮文化遺產。同時，以電影 IP 為核心的衍生品產業鏈涵蓋從設計到生產、從銷售到售後的一整套完備體系，可開發出不可計數的衍生商品，包括文創產品、實體商店和展覽展銷等不同形式，

對於城市文化旅遊發展大有裨益。澳門文化遺產與本地文創以及電影產業親密接觸後，也碰撞出了絢爛的火花。2018年澳門文化產業基金就推出《社區文創專項資助計劃》^[31]，旨在支持澳門特色文創店，扶助澳門微型企業，打造澳門文化產品和品牌，以點帶面優化和改善澳門社區店鋪運營環境，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該基金至今已批出超億澳門元的資助金額，首批資助的微企達30家，其中「文藝門」和微辣現已步入正軌，並成為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本地品牌。

第五，綜上所述，電影與澳門文化遺產的結合是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有效方式之一，有利於促進澳門文化旅遊事業，對於弘揚中華文化，凝聚民族情感以及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意義重大。電影，作為一種優質的傳播介質，不僅能夠紀錄和保存物質文化遺產，還能憑藉其傳播優勢，宣傳和普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從而實現全民文化自覺，提高文化自信和推動文化創新。此外，有學者認為電影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遺產。被保存下來的電影作品本身就屬於城市文化遺產範疇，是塑造城市形象、傳播城市文化的活標本和重要檔案，具有極大的歷史、文化、藝術等價值，本身就值得加以保護和留存^[32]。

參考文獻

- [1] 〈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取自http://www.gov.cn/test/2006-05/23/content_288352.htm。
- [2] 〈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取自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1-05/10/content_1664868.htm。
- [3] [7] [9] [28] [29] 邵培仁，楊麗萍，〈媒介地理學：媒介作為文化圖景的研究〉，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
- [4] Sauer, C. O.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In Leighley J. Eds.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 of Carl Sau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315-350.
- [5] 邁克·克朗著，楊淑華、宋慧敏譯，〈文化地理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81-126。
- [6] Aitken, S. C. & Zonn, L. E. Place, Power, Situation and Spectacle: A Geography of Film. (Maryland: Rowand and Littlefield, 1994), 5.
- [8] 孟福利，〈地域文化遺產在電影藝術的傳播與利用〉，《電影文學》，16（長春，2019），46-52。
- [10] 李亞青，〈體觸「綠洲」：電影《挑戰者1號》的具身體驗〉，《澳門科技大學學報》，12（澳門，2018），1-6。
- [11] 王瑩，〈論當代電影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以《百鳥朝鳳》和《閃光少女》為例〉，《今古文創》，11（湖北，2020），59-60。
- [12] 陳群，胡家瓊，〈電影《百鳥朝鳳》中的非遺文化傳承與發展〉，《中國民族博覽》，6（北京，2020），111-113。
- [13] Clarke, D. The Cinematic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14] 余麗金，〈傳承與重構：民間文學與中國電影——以江蘇省國家級「非遺」民間文學專案為例〉，《電影文學》，20（長春，2020），17-20。
- [15] 孫萌，〈新世紀中國電影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藝術時空》，3（北京，2016），70-77。
- [16] 「澳門世界遺產」，取自<https://www.wh.mo/cn/>。「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取自<https://www.wh.mo/cn/about/>。
- [17] 邱子聰，〈十年遺城：澳門世界遺產與城市發展的建構〉，澳門：澳門文創遺研協會出版社，2017。
- [18] 第11/2013號法律〈文化遺產保護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印務局，取自https://bo.io.gov.mo/bo/i/2013/36/lei11_cn.asp。
- [19] 「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取自<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2264>。「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取自http://legismactext.safp.gov.mo/2019/S1/2019_49/DESSASC200XX19.pdf。
- [20] 「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取自<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2823/1>。
- [21] 劉萊琳，〈華語電影中的澳門形象轉變研究〉，《當代電影》，8（北京，2019），170-173。
- [22] 「木雕——神像木雕，非遺名錄，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取自<http://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138/1>。
- [23] 「舞獅，非遺清單，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取自<https://www.culturalheritage.mo/cn/detail/2748/1>。
- [24] [32] 張經武，〈電影的「城市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
- [25] 許思悅，〈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保護途徑的探索——以中國動畫電影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東岳論叢》，2（2019），115-124。
- [26] 「第四屆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2020）——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系列補助計劃」，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取自<https://edocs.icm.gov.mo/DPICC/SPS/2020/featurefilms/1RulesC.pdf?r=1629019619555>。
- [27] 田媛，〈文化產業十年：澳門電影的本土身份建構〉，《當代電影》，6（北京，2020），101-106。
- [30] 鄭婉卿，黎熙元，〈文化還是博彩：廣東居民對澳門旅遊資源的認知初探〉，《當代港澳研究》，3（廣東，2015），26-46。
- [31] 「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產業基金」，取自<https://www.fic.gov.mo/zh-hant/>。「社區文創專項資助計劃」，取自<https://www.fic.gov.mo/zh-hant/funding/special/2?id=97>。